

最是豆腐抚人心

□张艳军

秋收谢幕，颗粒归仓。看着金灿灿的黄豆，我欣喜异常，因为又可以吃上香喷喷的豆腐了。

当大上传来一声悠长的吆喝“豆腐——”，母亲就会放下手里的活，舀一瓢黄豆，拿一个篦帘，快步走出去。不一会儿，她就端着两块豆腐回来了。那豆腐真好，白似玉，颤如簧，入鼻是清爽的豆香。

冬天，时鲜的蔬菜都退隐了，大白菜成了当家菜。白菜虽好，天天吃也难免生腻。这时的豆腐则改善了寡淡无味的餐桌，唤醒了昏昏欲睡的味蕾。

豆腐最简单的做法是拌，切几刀白菜心，既爽口又美味。豆腐还可以腌上，加盐，放几粒花椒，过几天微微发粘，就成了“粘豆腐”，配粥再好不过。豆腐家常的做法是炖，看着豆腐在汤汁里咕嘟咕嘟炖着，香气四溢，真想夹一块放嘴里，但是不敢，老话说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，连心都会烫着。

这样吃豆腐只算打牙祭，过年时吃豆腐那才叫“隆重”呢。俗话说“二十五，做豆腐”。过年时的豆腐不是买，也不是换，而是自己家去做一道。

做豆腐之前先要磨豆浆。父亲早已经把黄豆泡好，揉碎，去皮，浸在清水里。邻家有间磨坊，石磨安在屋中，梁上垂两根绳，系住磨把。晃磨是我的事，我前腿绷，后腿弯，双手紧握横着的磨把，父亲则一只手轻扶着磨杆，一只手拿把勺子，舀起连汤带水的豆子，放进磨盘上的小洞里。随着磨盘吱吱扭扭地转动，乳白色的豆浆顺着磨壁流下来，一股淡淡的豆香漾满小屋。

豆浆磨好后就可以做豆腐了。因为是自己吃，豆腐点得特别嫩。父亲用小推车推回来时，豆腐在篦帘上颤颤悠悠，晶白细滑，还冒着热气，叫人看着就眼馋。

这么多豆腐一时吃不完，便得换个法子存起来。可以留两块平时吃，也可以拿几块放屋外冻成冻豆腐，腊月里一夜就冻得梆梆硬，剩下的做成炸豆腐。父亲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炸豆腐，每次我都想着吃，可是等到半截我就睡着了。

炸豆腐可炖肉，也可剁碎拌入白菜馅包饺子，但我最爱吃的还是蒸碗里垫底的那几块。有人用梅菜或雪里蕻打底，我不喜欢，没有冻豆腐或炸豆腐香。肉取了豆腐的魂，不腻；豆腐得了肉的魄，喷香。这要是就着蒸碗吃米饭，保准能多吃两大碗。

从前村里办事摆席，总少不了一碗炸豆腐。简单用水炖煮，只加葱、姜、蒜、盐，盛得冒尖。男人们喝酒吃菜，盘子见底得快，常有人扬声问：“还有炸豆腐不？”“有！”“再来两碗！”——就着炸豆腐喝酒谈天，也是乡间一桩畅快事。

黄豆黄，黄豆香，黄豆做的豆腐香四方。一方家常豆腐，让生活更加有滋有味。

冒着热气，叫人看着就眼馋。豆腐在篦帘上颤颤悠悠，晶白细滑，还

小游生态园

□王雪薇

文友途经保定，点名要去位于西南郊的农业生态园。观后聊起感受，一个赞叹好像杜丽娘游牡丹亭，满目葱茏，一派欢喜；另一个出口成诗：早知“靴城”有此园，何必迢迢下江南。

生态园占地两万余亩，有阜平大枣园、易县柿子园、望都辣椒园、满城梨园等特色农业示范观光，也有四季植物园、花卉中心、水上乐园、冰雕世界、熊猫苑等区域，颇受不同人群喜爱。

我曾和家人在大草坪上搭帐篷野餐，看孩子们捞鱼、喂鸽子、放风筝，也曾随好友果园采摘，体味不劳而获的快乐，但我最享受的还是独自一人丛林探幽。

植物王国林茂草丰，浓荫蔽日，四方顺达，曲径通幽。走在林中，除了虫子的浅吟低唱，一切安宁恬静：粉嫩的喇叭花喊话翠竹“求关注”，清凌凌的小河用倒影告诉龙桥“你最美”，成群结对的小鸟起起落落，反复丈量天与地的距离，木亭飞檐金光闪烁，亭内虽无人，却能依稀听见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

园内树种繁杂，高低错落。北方常见的金银忍冬、法桐、白蜡、碧桃、丁香应有尽有，其间更点缀着火炬树、黑弹树、蒙古栎、栎树、梓树、连翘、海棠、辛夷等各色花木果木。于我而言，除了毛白杨、国槐、银杏、西府海棠等常见的，其余都是生面孔，但也不用费神瞎猜，每棵树都挂着一个绿色“身份证”，印有二维码，一一看来，颇长见识。

园中植物无不茁壮，枝叶大都二三尺长，因为不用迎合规矩约束，个个野孩子一般伸胳膊蹬腿，造型千奇百怪，有“鸳鸯双栖蝶双飞”的比翼式，有散漫的天女散花式，有俯冲而下的蛟龙探海式，有横穿小径的路霸式，更有别出心裁者在半空中弯出一个滴溜溜的圆，宛如孙大圣用金箍棒画下的结界。

果林里的核桃已经长到鸡蛋大小，在青皮开裂处探头探脑，小沙果黄中带粉如同秀丽的邻家娃娃。大枣还泛着亮白的光，直眉瞪眼如愣小子一般。最惊艳的是水李子，沉甸甸，红艳艳，宛如参加集体婚礼的盛装新娘。一串串葡萄宝石般晶莹，挂在只有一人高的树上，颠覆了对葡萄架的原有认知……一路走，一路赏，像读一本厚厚的有声绘本。

说到“有声”，是因为林深处或有票友在唱，一会儿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”，一会儿“与战友会师百鸡宴”，一会儿又是“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”，唱的人自我陶醉，听的人忍俊不禁。

走走停停，看树，看果，也听戏。直到日影西移，周身被草木清气浸透，方才觉出一场漫游带来的涤荡——仿佛肺腑被洗过，连心头也像被清泉淋了一遍，透亮而安谧。

达，曲径通幽。植物王国林茂草丰，浓荫蔽日，四方顺

我们忘了怎么等，甚至忘了等本身也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我最怕那个圈。视频正到紧要处，画面突然凝固，中央开始转圈。圆圈不紧不慢，仿佛在嘲笑我的着急。我不自觉地屏住呼吸，身子前倾，手指在桌上敲打，像在催促一匹疲倦的马。

地铁进站前，手机信号弱下去，文章加载不出来。我盯着那片空白，忽然听见身边小女孩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眼睛里有我。”抬头，车厢顶灯的光映在对面玻璃上，一闪一闪，像小时候河里见过的星。

这些被迫停下的时刻起初让我烦躁。我们这代人习惯了指尖一点，万事俱来。信息要即时，回复要秒回，视频要流畅。加载中的圆圈是完美数字生活的缝隙，是计划外的空白。我们憎恶这空白，急着要填满它。等网页时刷朋友圈，等视频时切去回邮件，生怕这短短几秒虚度了。我们忘了怎么等，甚至忘了等本身也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直到那个雨天的下午，我在家开视频会议，网络忽然卡顿，屏幕上的同事成了静止的画像，嘴巴半张，手势停在半空。那个熟悉的圈又开始转。我靠向椅背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这才发现，刚才我一直绷着肩。窗外雨声忽然清晰起来，淅淅沥沥，敲着空调外机，节奏慢而稳。我看见雨水

在玻璃上汇成细流，曲曲折折往下走。对面楼顶的鸽群没有回巢，静静立在一角，羽毛被雨打湿了，颜色更深。世界并没有因为我这里的卡顿而暂停，它以另一种方式运转着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不想网络立刻恢复了，我想在这空白里多待一会儿。

这发现让我开始留心那些缝隙。等文件传输时，我学会了看向窗外。楼下的银杏树，叶子黄灿灿，像镶了金。等软件更新时，我听见厨房水龙头有轻微的滴水声，“嗒，嗒，嗒……”稳定得像心跳。外卖迟到的那十几分钟，我翻了翻搁在茶几上的杂志，纸页沙沙响，上面有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咖啡渍，形状像朵云。

古人说：“偷得浮生半日闲。”这些缝隙原来是生活强行塞给我们的礼物，只是包装难看些，上面印着“缓冲中”“加载失败”“请稍候”。我们急着撕掉包装，却错过了里面的东西。

我开始练习一件事，当圆圈出现时，不立刻切出去找别的事填满。我试着就坐在那里，只是坐着，看看自己的手，听听周围的声响。有一次等一个很大的视频文件下载，进度条慢得像散步的老人。我起身倒了杯水，站在窗前。看叫卖的大爷正小心地摆弄橘子，一个一个，

在推车上摆成整齐的塔。隔壁练琴的孩子又在弹那首不熟的曲子，同一小节，反复，反复。远处传来收废品的吆喝，尾音拖得长长的。这些声音画面平时淹没在信息的洪流里，此刻因为我的“无事可做”全都浮现出来，清晰、饱满，带着生活的茸毛和温度。

数字生活要求我们保持在线，及时回应，而那个转动的圆圈像是在说：停一停吧，喘口气。它强制我们断开连接，哪怕只有几秒，让我们从屏幕里的人变回房间里的人，从处理信息变回感受存在。

如今我依然不喜欢网络卡顿，但那个圈出现时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躁了。我会趁这机会转动转动僵硬的脖子，看看阳台上的花是否需要浇水，或者只是简单地发个呆。这几秒空白成了我一天里最接近冥想的时刻，空白不是匮乏，是余地。

生活不需要永远满格。狂奔的路上需要红灯，需要弯道，需要停下来系鞋带的片刻。加载的缝隙就是这样的时刻，它让我们从信息的流水线上回到此刻，回到这个有雨声、有鸽群、有滴水声、有孩子琴声的真实世界。

那个圈还在转，我不再催它了。我和它一起，在这个短暂的、珍贵的缝隙里歇一歇脚。窗外的云慢慢走过天空，速度刚好和圆圈转动的节奏一样。

加载间隙

□朱明坤